

# 新民晚报 | 军界瞭望 / 战例



冀中民兵打下日伪军盘踞的炮楼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,日军加紧对中共敌后根据地展开所谓“治安战”。在平原地区,日军推行“囚笼政策”,大建据点、封锁沟、封锁墙等设施,分割、孤立乃至蚕食根据地。面对这种情况,中国军民群策群力,想出种种拔点妙招,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曾总结出一系列经验,比如“常用袭扰、袭击、强攻以袭敌;钓鱼,即诱敌外出,以伏击之;狐狸咬鸡,即埋伏于据点附近,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;利用坑道进行爆炸……”这些办法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

八路军进行登城攻坚训练



抗日武装收复河北一座县城

## 速战速决奇袭歼敌,人民战争群策群力——敌后抗战兵法之四:平原拔点

### 出其不意 速战速决

依托便捷的公路网,日军能在平原地区实施快速机动,而包围根据地的据点虽然数量多,但基本是几十个人把守的小据点。例如,1939-1940年,日军在华北修建了2749个据点和碉楼,其中在冀中平原,平均长宽18.5千米的范围内就有一个据点,每个据点的日伪军约有60人。于是,针对这些据点的攻坚作战就成为平原抗日武装必须面对的课题,其作战要领是必须在援敌到达前拔除据点,出其不意、速战速决是成功的关键,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:“游击队的作战,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,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,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,很快地解决战斗。”

新四军发起的官陡门战斗就是经典的“平原速决战”。1939年1月18日,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由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,从江苏高淳与安徽当涂交界地区出发,长途奔袭安徽芜湖官陡门,目标是那里的伪军据点。20日傍晚,部队到达当涂亭头镇,随即派出小分队封锁南北通路,监视黄池镇、青山街的日军,而突击部队以木船渡过青山河,然后跑步奔袭,于21日凌晨1时逼近官陡门,冲进伪军据点。此次战斗,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只用了8分钟,全歼守敌300余人,缴获机枪4挺、长短枪70余支。

1944年八路军收复清丰县城的战斗则更为典型。1944年5月上旬,日伪军一度放弃清丰县城,后因此地位置重要,日伪军遂重新侵占该县,并加修城墙工事。清丰县大队火速将敌情上报,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立即抽调主力第7团急行军百余里,在周边县大队配合下,



八路军攻占河北任丘县城



八路军攻入天津西王庆坨据点

乘敌立足未稳,奔袭清丰县城。5月29日夜,部队包围县城,22时战斗准时打响,八路军发挥夜战、近战、巷战的特长,从城墙突进,继而冲破二道围寨,打开炮楼。经过一夜激战,八路军毙俘日伪军1700余人,活捉在清丰开会的大批日伪官员,日军后来哀叹:“从此局势不可收拾……”

### 调虎离山 趁虚而入

虽然日伪军在单个据点的兵力不多,但由于其能在短时间内机动增援,因此我军必须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,而在总攻前尽可能削弱敌守备力量是必不可少的。为此,中国军民采取了诸多调动敌人的战术,使其难以摸清我军进攻的重点,正如《三十六计》中所说的:“待天以困之,用人以诱之。”

灯明寺是津浦路上沧州以南、东光城以东的日军据点,它像一颗钉子楔在我冀东根据地的边缘。1939年除夕,八路军发动数千民兵和群众,将东光城南露口一带的津浦路铁轨卸掉搬走,导致日军南北运输的“大动脉”瘫痪。为了尽快恢复铁路交通,日军从各地抽调人马抢通,而灯明寺据点只留下一个小队的日军把守,八路军抓住战机夜袭灯明寺。当晚,八路军以急行军进抵灯明寺,据点内的日军已经睡觉,外面只有一个日本兵放哨。我军从战斗打响到打扫战场,前后仅花了十来分钟,日军小队全部报销。

1945年春,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,为防范美军在华中沿海地带实施两栖登陆,日军将豫东、苏北等地的部队抽回长江下游地区,改由汪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接手相关据点的防务。新四军第三师趁日伪防务交接,战斗力下降之机,发起进攻苏北重镇阜宁的战斗。4月24日午夜,第8旅和第10旅一部分别向阜宁城北据点展开猛攻,至25日中午全歼守敌,同时伏击驰援大、小顾庄的伪军两个团,并乘胜占领城北的炮楼和护城河内侧据点。当日下午,新四军又集中

三个团投入巷战,战至26日上午,全歼守敌。随后,新四军继续扩大战果,于4月28日收复盐(城)阜(宁)公路沿线的数十个据点。阜宁之战,新四军毙俘伪军2412人,阜宁也成为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从日伪军手里解放的第一座城市。

### 声东击西 围魏救赵

为了打破日军依托据点频繁“扫荡”我根据地的局面,中国军民提出“敌进我进”、“翻边战术”等新颖的作战思路,化被动为主动,把战火烧到敌人后方去。正是基于这种思维,中国军民在攻击平原地区的日伪军据点时往往带有更多战略色彩,不仅追求攻城略地,更要通过主动攻坚,破坏敌人后方补给、通讯、供应,让“扫荡”根据地的日伪军无法继续战斗。在“敌进我进”的战斗中,攻坚不再以拔除或占领敌人据点为目的,而是更讲究消耗和瘫痪敌人的行动能力。

1938年8月,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为配合国民党第79军向苏南丹阳、武进的进攻,决定以主力袭取江苏句容。12日夜,第二团进抵句容城郊隐蔽,按照计划,该团第二营警戒镇江方向,破坏道路桥梁,第三营进袭句容城北机场并警戒汤山、东昌街方向的日军,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之间打援,第一营则负责攻城。

战斗开始后,第一营乘夜架云梯突入城内,顺利占领东南门,第三营随后也入城作战。经过巷战,新四军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大院,日军一部固守楼屋,新四军放火烧屋,烧死日军和汉奸数十人。新四军一直与日军巷战到13日上午9时,然后主动撤出,此战共毙伤日军40余人,新四军伤亡10人。这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日占县城,虽未彻底攻占县城,却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友军的作战。

1943年1月的剡城战役则是另一个代表作。郟城南邻陇海铁路,是日军在鲁南的重要兵站,常驻日军一个小队和数百名伪军。1943

年1月,为了粉碎日军对山东根据地的“扫荡”,八路军第115师第2教导旅决定以主力插入日军后方,夺取守备力量不足的郟城。战斗开始后,突击组迅速越过外壕,抵近城垣,竖梯登城,扫除突破口两侧的日伪军火力点。攻城部队冲入城内,并向纵深发展,残敌向城中心退缩。经八路军政治攻势和连续爆破猛攻,伪军大部瓦解,200余人投降,7名日军被俘,其余敌人全被炸死,郟城得以光复。战斗过程中,打援部队在城西截击由马头镇来援的日军400余人,将其击退。这一战首创了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运用“敌进我进”战术攻城池的范例。

### 发动群众 众志成城

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: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“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,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,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,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。”平原敌后斗争中,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、充分相信群众,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彻底淹没敌人据点。

针对日伪据点,中国军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瓦解运动。八路军经常编印各种小型的日文传单、画片,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宣传,激发日军下层士兵的厌战、反战情绪,而针对伪军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中下层官兵,通过各种社会关系、伪军亲属关系晓以民族大义,采取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并用。在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,当时机和条件成熟时,就能争取伪军成建制地反正,有的地方则利用伪军关系替我军搞情报、买武器,或掩护我军在日占区采购布匹、机器、纸张、医药等用品。由于群众工作一直深入到日伪据点内,因此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,还能在反“扫荡”战斗中将一部分病、弱、妇、幼人员安置到敌据点附近甚至据点内,出现了奇特的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局面。

拔点战斗中,“土坦克”、“土飞机”、烟熏、味熏、心理战等行之有效的战术都来自群众的智慧。例如,1940年9月,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,时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迫击炮兵主任的赵章成指挥第13团迫击炮连攻打管头据点,该据点周围有四个混凝土碉堡,八路军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均奈何不了它。于是,有人提出用辣椒熏逼日军的办法,赵章成带着炮手卸下引信,倒出弹体内的炸药,先装辣椒面,最后再把炸药装回去,拧上引信。15时,20发“辣椒炮弹”全数打出去,日军被熏得抱头鼠窜,突击队没用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。

正是通过对日伪军据点的有效打击,中国军民挫败了敌人的“扫荡”、“清乡”、“囚笼政策”、“治安肃正”等种种毒辣手段,成功坚持了敌后抗战,保持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压力,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宋涛